

# 古镇独步

□李达林

我喜欢约上三五老友,自驾到上海周边的古镇上喝茶聊天,唯对枫泾古镇情有独钟,喜欢独步观光。每每流连在枫泾古镇的大街上,巷子里,作坊中,累了渴了,就到状元楼酒家,要一壶老酒,点一盆蹄膀,一碟豆腐干,一包状元糕,在角落处找一几坐下。慢慢地斟满一碗“蜜黄清亮”的黄酒,小口慢饮;品着蹄膀那“酥而不烂,浓而不腻”的味道;细嚼乌亮鲜软的天香豆腐干;间或轻轻地含食一片脆薄、清甜、馥郁的状元糕。此刻那种“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遥襟甫畅,逸兴遄飞”写满脸上,正如醉翁所言:“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小憩一会儿,踏上泰平桥,驻足凝视,市河两岸,古木参天,蔚然深秀。杨柳依依,“碧玉妆成”。一盏盏,一串串大红灯笼,宛如两条神龙见首不见尾。碧绿的河面上游船悠悠,款乃

声声,笑语盈盈。远处三桥,人头攒动;扶老的,携幼的;前者呼,后者应。此时此刻,唐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画面,自然而然在你面前呈现出来。古镇的生机和活力让人憧憬着,好一派人间烟火气啊!

古镇独步,走进中大街,驻足北丰桥、竹行桥、清风桥,枕河人家,鳞次栉比;枫溪长廊,唔啾啾哩,门半掩,店招猎猎,酒家处处;卖金枫黄酒、枫泾蹄膀等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如缕。人们所说的“不到枫泾三桥,不算真正游过枫泾”的感慨还是有道理的!当然,在喧嚣热闹外,你还是能找到几家曲径通幽,禅房花木深的地方。如果你是在冬月里来,借宿在“桥湾里”民宿中,也许此刻窗外正飘着小雪,屋内“围炉夜话”,香茗浸润时空,“夜半钟声到客船”时隐时现,该是怎样的一种意境?是的,古

镇是喧闹的,但又不失安宁。我在想,这是否就是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状态呢?

古镇独步,走进状元坊,界河边,思古弄。驻足于纪念馆,陈列室,贤人邸,名人第,“三画一棋”的程十发,丁聪,农民画,顾水如,状元蔡以台读书楼,朱学范故居,哪一个不是响当当,名扬四海,享誉中外的!“白牛清风枫溪芙蓉状荷叶依连五邑,宣公贤良学士天官声播扬四方”,古镇牌楼楹联上是这样写的。高山仰止,让人肃然起敬起来。是的,古镇虽市井但又不失典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厚重的人文,触手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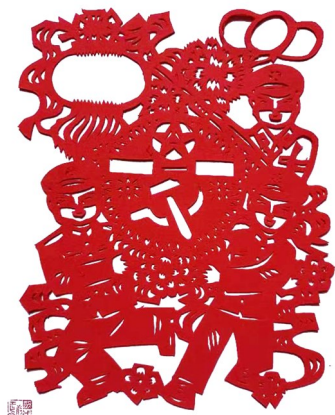
古镇独步,走进吴越广场,驻足元代的致和桥,得泉亭,古戏台,弦歌里,怎能不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呢。著名枫溪竹枝词人沈蓉城写道:“人事新年日日增,致和桥侧见欢腾。贫儿偏好收猪戏,稚子常提走马灯。”可以

想象当年致和桥旁的热烈场面。古戏台“上海笑天地”,“笑”艺术让人乐不可支,“沉醉不知归路”。弦歌里“长三角老品牌文化街区”,正夕照,披晚霞,比红枫。当下的景象正如古镇牌楼楹联所描绘的那样:“清泾似练满城瑞气出芙蓉,万枫如丹一天秀色连吴越”。是的,古镇在发展,但古镇风貌还在,古镇神韵又丰采,古镇更新而又不失传承。用唐杜牧《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诠释是恰当的。

古镇独步,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歌之咏之!古镇的气象是那么朗润,色彩是如此斑斓。街头是琳琅满目,巷尾是氤氲阵阵。“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港”“吴越界韵”“三元及第”“金匱宅第”,儒、释、道、街、巷、里、坊,遗迹历历,文史悠悠。天泽又地润,清雅又秀美,厚重又典雅,信可乐也!



致敬八一 (中国结) 彭军芳



剪纸 吴国盛

## 听鸟鸣

避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索性关空调,听鸟鸣。

乌鸫照例起得早,鸣声带点羞怯,飘飘忽忽,独一无二地从远处传来,它是附近小树林里最好的乐手。黑夜尚未完全褪尽,这时,它要用很大勇气,跃上枝头,登高一鸣。此刻,让眼睛飞翔,循声撩开每一片遮挡的树叶,用心琢磨它呼唤晨曦的风采。

天色大亮,散步时,幸运地看到了一只站在树枝间歌唱的乌鸫。它稳稳地站立枝头,姿态非常舒展。它仰头而鸣,鸣声像阵阵微风,穿过了酷暑。

## 听蝉鸣

接近傍晚,连微风都躲了起来,思南路上美丽房子里的琴声也早早收场了,唯有蝉声绵延,一直延伸到复兴公园,延伸到淮海中路,甚至延伸到了无忧无虑的孩提时,用长竿顶端的网兜,在路边梧桐树下,捉蝉的一刹那。

蝉鸣是夏天标配,在上海人眼

里,那种土褐色的蝉,总是最先用尖利的长音来报到,随后赶来的是黑色、大个的蝉,那时周围的小孩都叫它“老响板”,当带着麻绿色体态的鸣蝉,像煞“热死他、热死他”的叫声出现时,大伏天到了。

大伏天的蝉鸣,总是拨动时光之弦,让人沉浸在消夏的美好回忆中。

## 听讲学

暑中忙里偷闲,倾听余秋雨先生讲课的录音:“中国文化是奔流不息的大江……”总觉得他还是课堂里诲人不倦的老师;而闭上眼睛,静静地听蒋勋先生讲吴哥之美、细说《红楼梦》,则像小河淌水,有了循循善诱、如沐春风的感觉。

每天一早一晚,用一个多小时,倾听两位导师的讲学录音,让文化的清泉一次次流过心田。以此逃避心急火燎的生意场上“赶考”,就像在下午茶里放入了一枚新摘的薄荷,有了实实在在的清凉。心静自然凉。

## 暑中三听

□冯强

## 夏日听风

□周旻席

七月,炙热的风在空中窒息般叫嚷,窗外的蝉也在不停地聒噪,这一切都在昭示着盛夏炎炎的难耐。

如此夏日,闲人听风,且听风吟。静坐桌前,尝试捕捉窗外的风声,身旁空调的呼呼声却率先传入了耳朵。我听着风从机械中发出的声音,数不清这风通过了几道关卡才吹到了我的身旁,它呼哈——呼哈——,带着规整的节奏,仿佛一位严谨的战士,一丝不苟地执行着驱逐炎热的任务。而我在它的庇护下,获得宁静的方寸之地。

正值午后,街上鲜有人迹。偶有行人,以及刚坐上车便整个人弹起来的司机,抱怨着该死的天气。夏风此刻沉默着,它们不似冬风的尖厉,而是柔软无力的,碰到直射的阳光,整片风便化成惊叫的样子。两旁的树纹丝不动,唯有高楼旁丝丝的风,像是中暑了似的,无精打采地抚着大树,绿得发亮的树叶微微摇曳。

经过一下午的炙烤,风儿蒸腾,总算在火烧云之后微凉下来。玩耍的孩童,散步的大人,纳凉的老人们,才敢在此刻出来,会一会捉了一天迷藏的风。

风在耳旁呼呼地吹,仿佛一下

子就回到儿时的时光。那是多少个暑假,每天一早,外婆就泡好一壶薄荷茶凉着,当我口渴,喝上几口,便有醍醐灌顶的凉爽之感。我们在晚风中奔跑、欢笑,任凭夏日的风钻进耳朵里,拂在身上,甚至把风儿甩在身后。大人们拿一把竹椅,坐在孩童们不远处看着,摇着蒲扇纳凉。那个时候,一把蒲扇就能驱赶热风,成为孩童晚上入睡的降温神器。躺在床上,外婆拿着蒲扇轻轻地曳轻轻地摇,这风一下又一下地,送来阵阵凉爽,也把我们送进了甜美的梦乡。

或许,也有不同的时候。南方夏季多雨,忽而狂风大作,弹奏万物,百音齐放,一阵暴风雨袭来,行人来不及打开雨伞,便已浇湿了衣裳。然而这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刚把晾在外头的衣服收进来,雨便也止住了。打开窗户,雨水浸润的清香扑鼻而来,夏日的炎热也被浇灭了。

夏风,是一年四季中风儿最调皮的时候,时而沉默,时而喧嚣,是连风儿都不宜长途旅行的时候,也是孩童们归乡度暑的时候。

如此夏日,闲人听风,吹皱了人间纷扰。



金山潮

美丽乡村 (农民画) 孙新观

## 纳凉晚会 (一)

□鲁北明月

这场纳凉晚会,对大唐王朝的公子王孙们而言实在寻常不过,如果在事后偶然记起,更多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雨使得晚会草草收场的扫兴或者越女燕姬们浑身打湿的那种狼狈吧。如果当年的邸报刊登一则简讯,大致会是这样:大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某月某日晚,时值酷暑,汝阳王李璣、附马郑潜耀等公子王孙与长安演艺界多位当红明星在城郊丈八沟举办水上私家纳凉晚会。宾主宴欢,其乐融融。后遇雨而归。一同出席晚会还有河南道巩县籍青年诗人杜甫等。

不过,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有趣。晚会上这位可以被一笔带过甚至忽略的青年诗人杜甫成为后世的“诗圣”,而在这场晚会即席写下的《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也无意中把这场寻常不过的纳凉晚会带进了史册。

其实,那时的杜甫已经不算年轻。那年的他已经36岁,距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的进士落第已经过去十一年,虽然诗名渐起,但

理想和事业仍然停留在起点。他不得不来到长安,手执精美的诗文,小心翼翼地敲响上流社会一扇扇厚重的朱门。大唐盛世,海纳百川,王孙公子们接纳了一位已经不再年轻的“京漂”,只是受邀出席晚会的杜甫显然没有应对这种场合的经验,甚至很有可能没有见识过上流社会的奢华,他在“诸贵公子”示意下用诗歌直播晚会的场景,并竭力避免价值判断或主观情绪。且看第一首: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首联和颈联交待时间、地点和环境,三联切换到晚会宴席,杜甫应该是选取印象最为深刻的人物和动作进行对仗:公子亲自用冰块调制冷饮,而佳人(歌伎)的纤纤玉手正在摘除白嫩藕片上的细丝。这个场景写进作品,也深深地烙进杜甫的记忆,因为直到暮年,杜甫仍然记得酷暑中冰镇饮料的感觉:思沾道喝黄梅雨,敢望官恩玉井冰(《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可能就在诗人有些愣神的时刻,公子们已

经在催了:那谁?杜诗人,来首诗助兴吧。杜甫于是讪讪地化解尴尬:那边有片乌云飘过来了,应该也是来催我做诗的吧。再看第二首:

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缣慢堤柳系,幔宛浪花浮。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杜甫仍然规规矩矩地描绘晚会的下半程:雨点洒到席上,狂风吹打着船头。越女(南方歌伎)的红裙被打湿了,燕姬(北方歌伎)也皱起了眉头。船工们终于在堤岸的柳树上系好缆绳时,船上的幔帐翻飞,都快接到涌起的浪花上了!一行人冒雨匆匆而归,竟有了一种初秋的感觉。

说实在的,同为应制诗,在玄宗皇帝和杨玉环(那时尚未册立贵妃)的宴酣之际,李白挥笔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清平调其一》)”这样的传世名句,而杜甫在丈八沟汝阳王李璣的纳凉晚会上无论是人还是诗都呈现出一种拘谨、木讷甚至惶恐。或许这是胆汁质与抑郁质的不同,也应该是诗仙与诗史的区别吧。

(未完待续)